魏書

三一



列傳第六十五　魏書七十七

宋翻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

宋翻字飛鳥廣平列人人也吏部尚書弁族弟少有操尚世人以剛斷許之世宗初起家奉朝請本州治中廣平王郎中令尋拜河陰令翻弟道璵先為冀州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愉反逼道璵為官翻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璵後棄愉

歸罪京師猶坐身死羆世景除名久之拜羆治
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猶領
治書又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時蕭衍遣將先
據荊山規將寇竊屬壽春淪陷賊遂乘勢逕趨
項城羆遣將成僧達潛軍討襲頻戰破之自是
州境怗然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撫軍將軍河
南尹初羆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劫攝而
不送羆將兵圍主宅執主壻馮穆步驅向縣時
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霑地縣舊有大枷時人

號曰彌尾青及鬣爲縣主吏請焚之鬣鬣曰且置
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
事鬣辭色不遜命取尾青以鎖之既免入訴於世
宗世宗大怒勑河南尹推治其罪鬣具自陳狀
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鬣對造
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
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
師及爲洛陽迄於爲尹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
當世之名大致減損永安三年卒於位贈侍中

衛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初重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謚曰貞烈

子思遠卒於司空從事中郎

飜弟⿰番瓜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平西將軍太中大夫

子世軌齊文襄王大將軍府祭酒

⿰番瓜弟世景在良吏傳

世景弟叔集亦有學行征東裴衍之討葛榮也表爲員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同時遇

害
叔集弟道璵少而敏儁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
祕書丞孫惠蔚典校羣書考正同異自太學博
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詩及挽詞
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璵又曾贈著作佐郎
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
道璵既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無子
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繼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暢字幼達大將軍

諮議參軍汝南鄉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
正雄有孝性頗涉書史好刑名廉謹雅素不妄
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
雄自免歸晨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為
世所稱正始初除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
免清河王懌為司空辟戶曹參軍攝曹事懌
遷司徒仍隨授戶曹參軍並當煩劇諍訟塡委
雄用心平直加以閑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
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其有焉

由是名顯懌遷太尉又爲記室參軍神龜中除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唯雄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更授李琰等先是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輿棺諫諍尚書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爲民雄奏理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謇諤之性簡自帝心鷹鸇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晧昇輦匡斥宜下之言高肇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

款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髙舉之時
臣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
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冝寛之於後况其元列
由緒與罪按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
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鹽梅
之相濟祁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臣不免
其身實可嗟惜未幾臣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
右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夤曰至如辛郎中
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夤曰吾聞游僕射

去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
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
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
爲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
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
人濫乃害善人今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
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殷
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減流言之愆俯惟釋
之不加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貴在得所失

之千里差在毫釐雄乆執按牘數見疑訟職掌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走者及其出訴或爲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檢文按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贓不辨行賕主名檢無賂以置直之主宜應洗復三曰經栲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按既成因即除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爲通例又須定何如得爲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寛若傳聞即爲證則於理

太急今請以行蹤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
準以爲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
失吏雖按成經赦冝追從律五曰經赦除名之
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究或訴省稱寃爲奏更
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
不得異於常格依前按爲定若不合拷究已復
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覆使鞫獄
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按忽逢恩赦若從
證占而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以爲

罪須按成雪以占定若拷末畢格及要證一人不集者不得爲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聞知寃而不理令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之急務願垂察焉詔從雄議自後毋有疑議雄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爲禄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鄭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士之謂以爲宜聽禄養不約其年書奏肅宗納

之以毋憂去任卒哭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爲
郎俄兼司州別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元年徐州
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蕭衍遣蕭綜來據彭城
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彧討之磐
桓不進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誨爲使給齊庫
刀持節乘馹催軍有違即令斬決肅宗謂雄曰
誨朕家諸子摽以親懿筭策機計仗卿取勝耳
到軍勸令並進徐州綜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剛
啓爲長史肅宗以雄長於世務惜不許之更除

司空長史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爲佐莫能
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肅宗
欲親討以荆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前軍
臨淮王彧東趣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鵶路衍稽
留未進彧師已次汝濱北溝求救彧以處分
道別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
蠻左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
時撲滅更爲深害王秉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
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

義而行不待命者也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鍾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

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万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勳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

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旣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㑹右丞闕肅宗詔僕射城陽王徽舉人徽遥舉雄仍除輔國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禄大夫郎中如故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旣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

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万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憩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末來專以停年爲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爲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爲平直且庸劣之人莫

不貪鄙委斗筲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一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爲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煢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

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
貴遊儁才莫肯居此宜改其獘以定官方請上
等郡縣爲第一清中等爲第二清下等爲第三
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
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
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爲內職則
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彊暴自息刑政
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
也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

其才則綱維荒穢伏願陛下暫留天心校其利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寛惠河東無警蘇則分糧金城克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圖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便恐無日書奏會肅宗崩初蕭寶夤在雍州起逆城人侯衆德等討逐之多蒙爵賞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爲關西賞勳大使未行之間會爾朱榮入洛及河陰之難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莊帝欲以雄爲尚書門

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寧失亡而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加安南將軍元顥入洛也北中郎將楊侃從駕北出莊帝以侃爲度支尚書及乘輿反洛復召雄上雄面辭曰臣不能死事俛眉從賊乃是朝廷罪人縱陛下不賜誅罰而北來尚書勳高義重臣宜避賢路莊帝曰卿且還本司朕當別有處分遂解侃尚書未幾詔雄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

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撿不得均一四言兵起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耆老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䰟五言喪亂旣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表其門閭仍啓曰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

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兹日恍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救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駟虛號王人往還有費於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莊帝從之因詔民年七十者授縣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三年遷鎮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普泰

時爲鎭軍將軍殿中尚書又加衛將軍右光祿
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又除殿中尚書兼吏
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
永熙二年三月又兼吏部尚書於時近習專恣
請託不已雄懼其讒慝不能確然守正論者頗
譏之出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
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獻武王至洛於永寧寺集
朝士責讓雄及尚書崔孝芬劉欽楊機等曰爲
臣奉主扶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

則耽寵怠便竄亂避臣節安在諸人默然不能對雄對曰當主上信狎近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輿西邁若即奔隨便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便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如此不能自委溝壑實爲慙負王復責曰卿等備位納言當以身報國不能盡忠依附諂佞未聞卿等諫諍一言使國家之事忽至於此罪欲何歸也乃誅之時年五十沒其家口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

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溫良雅正初爲

兗州安東府主簿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積十餘年除奉朝請稍轉太尉騎兵參軍每爲府主清河王懌所賞及欲定考懌曰辛騎兵有學有才宜爲上第轉越騎校尉尚書令李崇北伐蠕蠕引爲錄事參軍臨淮王彧北征以纂隨崇有稱啓爲長史及廣陽王淵北伐又引爲長史尋拜諫議大夫雅爲彧所稱歎屢在朝廷薦舉之蕭衍遣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持節兼尚

書左丞南道行臺率衆赴接至便破之義宗等
以其勁速不敢復進於時海內多虞京師更無
繼援惟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埸又詔爲荆州軍
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纂善撫將士人多
用命賊甚憚之會肅宗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祕
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
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爲義宗所圍相
率固守莊帝即位除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
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

城因舉酒屬纂曰微卒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尋除持節平東將軍中郎將賜絹五十匹金裝刀一口永安二年元顥乘勝卒至城下尒朱世隆狼狽退還城內空虛遂爲顥擒及莊帝還宮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還鎮虎牢俄轉中軍將軍滎陽太守民有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

内爲患纂伺捕擒獲梟於郡市百姓忻然加鎮
東將軍太昌中除左光祿大夫纂僑寓洛陽乃
爲河南邑中正永熙三年除使持節河内太守
齊獻武王赴洛兵集城下纂出城謁王曰纂受
詔於此本有禦防大王忠貞王室扶奬顛危纂
敢不匍匐王曰吾志去姦佞以康國道河内此
言深得王臣之節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
行途疲弊宜代吾執河内手也便入洛九月行
西荆州事兼尚書南道行臺尋正刺史時蠻酋

樊五能破析陽郡應宇文黑獺纂議欲出軍討
之纂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析楊四面無民唯一
城之地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若少遣軍則
力不能制賊多遣則減徹防衛根本虛弱脫不
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
得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
須万全且慮在心腹何暇疥癬聞臺軍已破洪
威計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使各修完壘壁
善撫百姓以待救兵雖失析陽如棄雞肋纂曰

御言自是一途我意以爲不爾遂遣兵攻之不
剋而敗諸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西賊黑獺
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潛至突入州城遂至廳
閤纂左右惟五六人短兵接戰爲賊所擒遂害
之贈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
左僕射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子炎武定中博陵太守
雄從祖曇護以謹厚見稱卒於并州州都
子熾武定中衞將軍右光祿大夫

雄族祖琛字僧貴父敬宗延興中代郡太守琛
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兄弟悉無恙垂涕久
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丞太守元麗性頗使酒
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閤曰勿使丞入也高
祖南征麗從輿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
景明中爲伏波將軍濟州輔國府長史轉奉車
都尉出爲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
業琛每諍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
龍驤將軍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

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
若万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
也崇有慙色卒於官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
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法在所有稱
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器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
賊平録勲書時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
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
悠弟儁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
軍府主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爲郎中有軍國

機斷還京於滎陽爲人劫害贈征虜將軍東
秦州刺史
俊弟術武定末散騎常侍
術弟休字季令
休弟脩字季緒俱有學尚亦早卒時人傷惜之
琛族子珍之少有氣力太尉鎧曹行參軍稍遷
中堅將軍司徒録事參軍廣州大中正丁憂去
任尋起爲汝北太守永安中司空諮議參軍通
直常侍永熙中襄城太守天平初洛州以南人

情駭懼勑爲大使持節慰諭廣洛二州三年除
征東將軍行陽平郡事郡民路黒奴起逆攻郡
爲黒奴所執諸賊勸殺之黒奴曰成敗未可知
何爲先殺太守也乃將珍之自隨待遇以禮右
衛將軍郭瓊討平黒奴乃得免興和中爲衛將
軍司徒司馬武定三年除驃騎將軍北海太守
還爲儀同開府長史兼光禄少卿未幾詔珍之
持節爲廣洛北荆揚雍襄六州慰勞大使北荆
鎮城行廣州事招納有稱齊文襄王遣書慰勉

賜以衣帛尋勑行平州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洛州刺史謚曰恭

子懿武定末開府鎧曹叅軍

羊深字文淵太山平陽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也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案與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府記室叅軍轉輕車將軍尚書駕兵郎尋轉駕部加右軍將軍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

肅宗行釋奠之禮講孝經儒輩之中獨蒙引聽
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帥羌胡反
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豳夏諸州北海王顥為
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為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行
臺左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尚書
左丞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蕭寶夤反攻圍華
州王平薛鳳賢等聚衆作逆勅深兼給事黃門
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共會潼關規模進
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邛山集

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座會事將終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深謝曰臣蒙國厚恩世荷榮遇寇難未平是臣憂責而隆私忽被大馬知歸太后顧謂左右曰羊深眞忠臣也舉坐傾心孝昌末徐方多事以深爲東道慰勞使即爲二徐行臺莊帝踐祚除安東將軍太府卿又爲二兗行臺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尒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爲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託蕭衍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

深慨然流涕斬侃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
曰羊侃作逆霧起瑕丘擁集不逞扇擾疆埸傾
宗之禍侃乃自貽累世之節一朝毀汙羊深血
誠奉國秉操罔貳聞弟猖勃自劾請罪此之丹
款實戢于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
氣同古人忠烈遠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
委勑乃歸京師除名久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郎顥平免官後
拜大鴻臚卿普泰初遷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

禄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前廢帝勑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廢帝甚親待之是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上䟽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百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啓昭明之頌載揚膠序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前訓重以高祖繼聖垂衣儒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薪楢固以追隆周

而並驅駕炎漢而獨邁遺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能揄揚盛烈聿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寥馳競靡節進必吏能外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之爲本所貴得賢苟值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林鬱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外公相事炳丹青義在往策彼哉邈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

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猶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宮頌聲爰發鄭廢學國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菁莪育才義光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干戈日陳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獘名教頓虧風流殆盡世之陵夷可為歎息陛下中興纂曆理運惟新方隅稍康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沿世未備還淳反樸之化起言斯繆夫先黃老而

退六經史遷終其成蠹貴玄虛而賤儒術應氏
所以亢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
修學校宣尼確論造次必儒臣愚以為宜重修
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
闕并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
典苟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筲喋喋之才
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縶維奇
異共精得失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
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短敢慕

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
監齊非煙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廢帝
普之出帝初拜中書令頃之轉車騎大將軍左
光禄大夫永熙三年六月以深兼御史中尉東
道軍司及出帝入關深與樊子鵠等同逆於兖
州子鵠署深爲齊州刺史於太山博縣商王村
結壘招引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軍討破
之於陳斬深
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閤祭酒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恩郡功曹赫連屈丐時將家奔洛陽因以家焉機少有志節爲士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事於機高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於任賢故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吾既委得其才何爲不可由是聲名更著解褐奉朝請於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舉爲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遷給事中

伏波將軍廷尉評延昌中行河陰縣事機當官正色不避權勢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平東將軍荆州刺史楊大眼啓爲其府長史熙平中爲涇州平西府長史尋授河陰令轉洛陽令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凡訴訟者一經其前後皆識其名姓幷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鎮軍將軍司州治中轉別駕荆州蠻叛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討之還除中散大夫復爲別駕州牧高陽王雍事多委機出除清河內史轉左將軍

河北太守並有能名建義初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兼廷尉卿又除安南將軍司州別駕未幾行河南尹轉廷尉卿徙衛尉卿出除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永熙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除度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乆而彌厲奉公正己爲時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辛雄等並誅年五十九

子毗羅解褐開府參軍事卒於鎮遠將軍

機兄順字元信梁郡太守

順子僧靜武定中太中大夫

機兄子虯少有公幹頻爲司州記室戶曹從事早卒

高崇字積善勃海蓨人四世祖撫晉永嘉中與兄顧避難奔於高麗父潛顯祖初歸國賜爵開陽男居遼東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威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寧遠將軍卒崇少聰敏以端謹見稱徵爲中散稍遷尚書三公郎家貧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尚儉素車馬器服充事

而已自修潔與物無競初崇舅氏坐事誅公主
痛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犍後改姓沮渠景明
中啓復本姓襲爵遷領軍長史伏波將軍洛陽
令爲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擿不避彊
禦縣內肅然朝廷方有遷授會病卒年三十七
贈漁陽太守永安二年復贈征虜將軍滄州刺
史謚曰成初崇謂友人曰仲尼四科德行爲首
人能立身約己不忘典訓斯亦足矣故吾諸子
闕

子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
過於己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
重之及長屏絶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筭曆圖緯
之書多所該涉日誦數千言好文章留意老易
襲爵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轉奉車都尉廷
尉丞正光中尚書左丞元孚慰勞蠕蠕及被拘
留及蠕蠕大掠而還置孚歸國事下廷尉卿及
監以下謂孚無坐惟謙之以孚辱命　以流罪
尚書同卿執詔可謙之奏孝昌初行河陰縣令

先是有人囊盛瓦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謙之乃偽枷一因立於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腹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執送按問具伏盜馬徒黨悉獲并出前後盜竊之處資貨甚多遠年失物之家各來得其本物具以狀奏尋詔除寧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年損益治體多為故事弟道穆為御史在公亦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

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佞幸之輩惡其有所發
聞遂共奏罷謙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謬宰神
邑實思奉法不撓稱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
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豪家支屬戚里親媾縲紲
所及舉目多是皆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
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
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洛陽令常得入奏是
非所以朝貴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
寢致使神宰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遵堯舜

憲章高祖愚臣望策其駑蹇少立功名乞新舊典更明往制庶姦豪知禁頗自屛心詔曰此啓深會朕意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恒弊唯在明主所以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已來邊城屢擾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戎資委輸不絶至如弓格賞募咸有出身槊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各爲己公私兩利若使軍

必得其人賞勳不失其實則何賊不平何征
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入募
別倩他人引弓格虛受征官身不赴陳惟遣奴
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曽不彎弓則是王爵虛
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
且近習侍臣戚屬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
有清貞奉法不為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辟在
朝顧望誰肯申聞蔽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讒諂
甘心忠讜息義況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

堪命動致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桑井憚比刑書正由還有必困之理歸無自安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甄則還者必衆墾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幾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遵百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音改弦更張騑驂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諺云迷而知反得道不遠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陛下一日万機事難周覽
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祿竊慕
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一言之益
伏願少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
振海內起惟新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奏
之後笑入下泉靈太后得其疏以責左右近侍
諸寵要者由是疾之乃啓太后云謙之有學藝
宜在國學以訓胄子詔從之除國子博士謙之
與袁飜常景酈道元温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

於贍恤言諾無虧居家僮隸對其兒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涼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士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曆多未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爲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議者歎其多能於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

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
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
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内錢重半兩漢興以
秦錢重改鑄楡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
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
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
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
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
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

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政爲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秉天地之饒御海内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民無困敝可以寧謐四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四戎遂虚國用於是草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之計納税廟堂市列榷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鹽鐵既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闢百蠻内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令羣妖未息

四郊多壘徵稅旣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將竭誠楊氏獻說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況今寇難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惟貴公私得所政化無虧旣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

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濟交之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筭暫充錢官頗覩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脫以爲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爲允即乞施行詔將從之事未就會卒　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爲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恒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直謙之家僮訴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

謙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時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謚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寃屈謙之妻中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誡之曰自我爲汝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

謙之長子子儒字孝禮元顥入洛其叔道穆從駕北巡子儒後踰河至行宮莊帝見之且訪洛

中事意子儒備陳元顥敗在旦夕帝謂道穆曰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在洛須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來知京師後事帝曰子儒非直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仍授祕書郎中轉通直郎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司徒中兵參軍兼祭酒襲爵興和初除兼殿中侍御史時四方多有流民子儒爲梁州北豫西兗三州檢戶使所獲甚多後以公事去官武定六年卒時年四十一

子儒弟緒字叔宗明悟好學謙之常謂人曰興吾門者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好文詠司空行參軍轉長流參軍除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中兵參軍為府主封隆之所賞隆之行梁州濟州引自隨恒令揔攝數郡武定三年卒年三十二

緒弟孝貞武定中司徒士曹參軍

孝貞弟孝幹司空東閤祭酒

謙之弟恭之字道穆行字於世學涉經史非名

流雋士不與交結幼孤事兄如父母每謂人曰
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脫羊裘朝佩
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曰道
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頗獵群書無純碩之德
尚好章詠之彫捘之工雖欲厠影髦徒班名俊
伍其可得哉然凝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
無藉朽株之資貴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閭投之誚
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

低佪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隸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驕上之敵實有茅氏就鑊之心匡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爲御史其所糾摘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爲匡所顧問道穆曾進說於匡曰古人有言罰一人當取千万人懼豺狼當道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下知法匡深然之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哲即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民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爲木

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發其贓貨具以
表聞又尒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
之還除奉朝請俄除太尉鎧曹參軍蕭寶夤西
征以道穆爲行臺郎中軍機之事多以委之大
都督崔延伯敗後賊埶轉彊屢請益兵朝廷不
許寶夤謂道穆曰非卿一行兵無益理遂令乘
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埶道穆具以狀對太后
怒曰比來使人皆言賊弱卿何獨云其彊也道
穆曰前使不實者當是兾陛下恩顏望霑爵賞

臣既忝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虛實事訖當反遇病不行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莊帝帝時爲侍中特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懼禍乃攜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來於東平畢氏以避時難莊帝即位徵爲尚書三公郎中加寧朔將軍尋兼吏部郎中與薛曇尚書使晉陽授介朱榮職賜爵龍城侯九月除太尉長史領中書舍人遭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溫子昇

就宅弔慰詔攝本任表辭不許三年加前軍將軍及元顥逼虎牢城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問道穆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者由國家將帥征捍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募重賞背城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顥孤軍必不疑矣如恐成敗難測非万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合於滎陽向虎牢別徵介朱王軍令赴河內以掎角之旬月之間何往

不尅臣竊謂万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語是其夜到河內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穆秉燭作詔書數十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乘輿所在除中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開國公食邑千戶於時尒朱榮欲回師待秋道穆謂榮曰元顥以蕞爾輕兵奄據京洛使乘輿飄露人神恨憤主憂臣辱良在於今大王擁百万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造船處處遣渡徑擒羣賊復主宮闕此桓文之

舉也且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還師令顯重完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深然之曰楊黃門侃已陳此計當更議決耳及莊帝反政因宴次謂尒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爲朕勸其酒令醉榮對曰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軍臨事能決實可任用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御史中尉尋即眞仍兼黃門道穆外秉直繩內參機密凡是益國利民之事必以奏聞諫諍極言無

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四十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四民之業錢貨爲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糾繩挂網非一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罹罪者雖多姦鑄者彌衆今錢徒有五銖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

之術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爲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重代輕也論今據古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侃計鑄永安五銖錢僕射尒朱世隆當朝權盛因內見衣冠失儀道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

主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棒破其車公主深以爲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爲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以此負陛下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勑監儀注又詔曰秘書圖籍所在內典書又加繕寫緗素委積蓋有年載出內繁蕪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給

事黄門侍郎道穆惣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
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臣聞舜命臯陶姦究是
託禹泣辜人堯心爲念所以舉直措枉事切曩
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祖太和之初置廷尉
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所謂
禮樂互興不相沿襲者矣臣以無庸忝當今任
所思報效未忘寢興但識謝知今業慙稽古未
能進一言以利國說一策以興邦索米長安豈
不知愧至於職司 其憂循望僶俛竊見御史出

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徒恒思報惡夕夕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經檢究恥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衣所指冀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祿之責無所逃罪所以夙夜為憂思有悛革如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

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爲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尒朱榮之死也帝召道穆付

赦書今宣於外因謂之曰自今日後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爲御史故有此詔及尒朱世隆等率其部類戰於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賛成太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遁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又除車騎將軍餘官如故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爲南巡之計未發會尒朱兆入洛道穆慮禍及已託病去官世隆以道穆忠於前朝遂害之時

年四十二太昌中贈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士鏡襲爵為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擁入關

道穆弟謹之繼沮渠氏後卒於滄州平東府主簿年三十五贈通直郎無子

謹之弟慎之字道密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卒無子以兄謙之第二子緒繼焉

史臣曰宋飜剛鯁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吏能歷職任智效官羊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

機清斷在公高崇明濟爲用謙之兄弟咸政事之敏飾學有聞列于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節至於顛覆惜乎

列傳第六十五　　魏書七十七

列傳第六十六　魏書七十八

孫紹　張普惠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世仕慕容氏祖志[illegible]卒於濟陽太守父協字文和上黨太守紹少好學通涉經史頗有文才陰陽術數多所貫涉初爲校書郎稍遷給事中自長兼羽林監爲門下録事朝廷大事好言得失遂爲世知曾著釋典論雖不具美時有可存與常景等共脩律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

雖寡必盛治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伏惟大魏應天明命兆啓無窮畢世後仁祚隆七百今二號京門下無嚴防南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所憑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脩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體何得而忽居安之辰故應危懼矣且法

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卑寒亦免士
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按舞筆
於上臺眞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
怨使門齊身等而涇渭奄殊類應同役而苦樂
懸異士人居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
故有競棄本出飄藏他土或詭名託養散在人
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爲命或投仗彊豪寄命衣
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避寒歸暖
兼職人子弟隨逐浮遊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

禁不脩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不牙不復爲用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旨流淚之徒決須精校今彊敵窺覦時邊務尚隙內民不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洿隆以收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洿隆後衰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

趣化物之規圓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並議律尋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即帝王之身也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經緯三才之倫包羅六卿之職措置風化之門作用賞罰之要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之大本也然脩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太用古制若全依古高祖之法復須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爭故久廢不理然律

令相須不可偏用令律班令止於事甚滯若令
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脩律
非無勤止著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
他食其秋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未幾出除濟陰
太守還歷司徒功曹參軍步兵長水校尉正光
初兼中書侍郎使高麗還爲鎮遠將軍右軍將
軍久之爲徐兗和糴使還朝大陳軍國利害不
報紹又表曰臣聞文質互用治道以之緝熙洿
隆得時人物以之通濟故能事恢三靈仁洽九

服伏惟陛下應靈踐祚沖明照物宰輔忠純伊
霍均美既致昇平之基應成無為之業而漠北
叛命隴右構逆中州驚擾民庶竊議其故何哉
皆由上法不通下情怨塞故也臣雖愚短具鑒
始末往在代都武質而治安中京以來文華而
政亂故臣昔於太和極陳得失具論四方華夷
心態高祖垂納文應可尋延昌正光奏跡頻上
主者收録不蒙報問即日事勢乃至於此盡微
臣豫陳之驗今東南有竊號之豎西北有逆命

之寇豈得怨天實允人矣臣今不憂荒外正慮
中畿急須改張以寧其意若仍持疑變亂尋作
肘腋一乖大事去矣然臣奉國四世欣戚是同
但職在冗散不關樞密寧濟之計欲陳無所可
謂經緯甚多無機可織夫天下者大器也一正
難傾一傾難正當今之危攝足之急臣備肉食
痛心無已泣血上陳願垂採察若得言參執事
獻可替否寇逆獲除社稷稱慶雖死如生犬馬
情畢紹性抗直每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

但天性踈脫言乍高下時人輕之不見採納紹兄世元早卒世元善彈箏紹後聞箏聲便潸嗚咽捨之而去世以此尚之除驍騎將軍使吐谷渾還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節乃少太后笑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之曰此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雄甚駭愕不測所以未幾有河陰之難

紹善推禄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建義初除衛尉少卿將軍如故轉金紫光禄大夫永安中拜太府卿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曆賜爵新昌子太昌初遷左衛將軍右光禄大夫永熙二年卒時年六十九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冀州刺史謚曰宣

子伯元襲齊受禪例降

伯元弟叔利右將軍太中大夫

紹從父弟瑜濟州長史

瑜弟彝字鳳倫太和中舉秀才稍遷步兵校尉
卒於武邑太守贈征虜將軍營州刺史
子伯融出繼瑜後武定末　太守
伯融嫡弟子寬開府田曹參軍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身長八尺容貌魁
偉父曄為齊州中水縣令隨父之縣受業齊土
專心墳典剋厲不息及還鄉里就程玄講習精
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多所窺覽諸儒稱
之太和十九年為主書帶制局監與劉桃符石

榮劉道斌同貞共直頗爲高祖所知轉尚書都
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僕射李沖
曾至澄處見普惠言論亦善之世宗初轉積射
將軍澄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啓普惠爲府録
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
七日集會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
聞三殺九親別疏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
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
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

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
之日月禮大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即吉也小
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曾
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緦
不祭喪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
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
奠非禮也注云為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
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
下既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

食猶擇人於射爲惑伏見明敎立射會之限將以三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袞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敎忘哀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鍾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三三之趣停之

為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俚首之章宣
矍相之令聲軒懸建雲鉦神民忻暢於斯時也
伏惟慈明遠被万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唯則
願更廣訪賜垂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讜言
之責則芻蕘無遺歌輿人有獻誦矣澄意納其
言託辭自罷乃荅曰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恥
敎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制而此州秉前已有
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復何失也且篡
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要須令制

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肆藝良辰
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
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
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楊
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將軍開府主簿
尋加威遠將軍普惠既為澄所知歷佐二藩甚
有聲譽旋京之日裝束藍縷澄賚絹二十匹以
充行資還朝仍羽林監又澄遭太妃憂臣寮為
立碑頌題碑欲云康正元妃之婢澄訪於普惠

荅曰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有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葬以謚配姓故注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襚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万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及王師大舉重征鍾離

普惠爲安樂王詮別將長史班師除揚烈將軍相州安北府司馬遷步兵校尉後以本官領河南尹丞世宗崩坐與甄楷等飲酒遊從免官驍騎將軍刁整家有舊訓將營儉葬普惠以爲矯時太甚與整書論之事在刁雍傳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宜特顯叙勑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

書記多出晉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博士執意不同詔群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按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朞父卒則皆得申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況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

之與大功乎輕重顚倒不可之甚者也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己

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況廣陵北海論封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篹重遠別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朞[illegible]慈母不亦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朞父母長子君

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今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其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

自同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方不得
以諸侯言之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
有同異國子博士李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
普惠據禮還荅鄭重三返郁議遂屈轉諫議大
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諫議得君
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
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
不可左右畏懼莫敢為通會聞胡家穿壙下墳
有盤石乃密表曰臣聞優名寶位王者之所光

錫尊君愛親臣子所以慎終必使勳績相侔號
秩相可然後能顯揚當時傳徽万代者矣竊見
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載育至
尊母儀四海近樞克唯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
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鑾纛懸深聖上之加隆極
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而太上之號
竊謂未衷何者易稱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故曰
大哉乾元又曰至哉坤元明乾坤不可並大禮
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

明君臣不可並上伏見詔書以司徒為太上秦
公夫人為太上秦君夫人蒙號於前司徒繫之
於後尊先之美盛矣竊惟高祖受禪於獻文皇
帝故仰尊為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
后稱令以繫勑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
於十亂則司徒之為太上恐乖繫勑之意春秋
傳曰葬稱公臣子辭明不可復加上也書曰茲
予大饗于先王尒祖其從與饗之司徒位尊屬
重必當配饗先朝稱太上以為臣以事太上皇

恐非司徒翼翼之心漢祖創有天下尊父曰太上皇母曰昭靈后乃帝者之事晉有小子侯尚曰僭之於天子司徒三公也其可同號於帝乎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易曰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又曰困於上者必反

於下故受之以井比剋吉定兆而以淺改卜群
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伏
願聖后回日月之明察微臣之請停司徒逼同
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畏因上之鑒邀謙光之
福則天下幸甚臣聞見災脩德災變成善此太
戊所以興殷桑穀以之自滅況今卜遷方始當
脩葺之會愚以爲無上之名不可假之脫譏於
千載恐貽不言之咎且君之於臣比葬三臨之
禮也司徒誠爲后父實人臣也雖子尊不加於

父乃天下毋以義斷恩不可遂在室之意故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況乃應坤之載承天之重而朔望於司徒之殯晨昏於郊墓之間雖聖思蒸蒸其不虞冝戒離宸極之嚴居疲雲蹕於道路此亦億兆蒼生瞻仰失圖伏願尋載馳之不歸存靜方之光大則草木可敏繁人靈斯穆臣職忝諫司敢獻狂瞽謹冒上聞不敢宣露乞垂省覽昭臣微款䏍得奉謁聖顏曲盡愚衷者死且不朽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

卿尹及五品已上博議其事遣使召普惠與相
問荅又令侍中元叉中常侍賈璨監觀得失任
城王澄問普惠曰漢高作帝尊父爲太上皇今
聖母臨朝贈父太上公求之故實非爲無準且
君舉作則何必循舊對曰天子稱詔太后稱令
故周臣十亂文母預焉仰思所難竊謂非匹澄
曰前代太后亦有稱詔聖母自欲存謙光之義
故不稱耳何得以詔令之別而廢嚴父之孝對
曰后父太上自昔未有前代母后豈不欲尊崇

其親王何以不遠謨古義而近順今旨未審太后何故謙於稱詔而不謙於太上竊願聖后終其謙光太傅清河王懌曰昔在僭晉諸氏臨朝殷浩遺褚裒書曰足下今之太上皇也況太上公而致疑對曰褚裒以女輔政辭不入朝淵源譏其不恭故有太上之刺本稱其非不記其是不謂殿下以此賜難侍中崔光曰張生表中引晉有小子侯出自鄭注非爲正經對曰雖非正經之文然[illegible]正經之旨公好古習禮復固斯難

御史中尉元匡因謂崔光曰張表云晉之小子侯以號同稱僭今者太上公名同太上皇比晉小子義似相類但不學不敢辨其是非普惠對曰中丞既疑其是不正其非豈所望於三獨尚書崔亮曰諫議所見正以太上之號不應施於人臣然周有太公尚父亦兼二名人臣尊重之稱固知非始今日普惠對曰尚父者有德可尚太上者上中之上名同義異此亦非並亮又曰古有文王武王亦有文子武子然則太上皇太

上公亦何嫌其同也普惠對曰文武者德行之迹故迹同則謚同太上者尊極之位豈得通施於臣下廷尉少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訶翻曰禮有下卿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得非極雖蟲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有慙色默不復言任城王澄曰諫諍之體各言所見至於用捨固在應時卿向荅袁氏聲何太厲

普惠對曰所言若是宜見採用所言若非懼有罪及是非須辨非爲苟競澄曰朝廷方開不諱之門以廣忠言之路卿今意在向義何云乃慮罪罰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崇順遂奏吿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詔太后復遣元叉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向召卿與群臣對議往復旣終皆不同卿表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群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普

惠於是拜令辭還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驊騮馬
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泣普惠
謂曰我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職若不言所難
言諫所難諫便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
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
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中山莊弼遺書
普惠曰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
居諫職謇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第
當面折庭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

帶始縈魯門之析裁警終使群后逡巡庶寮拱
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
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此書每爲口實普惠
以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恐
其勞民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
調尊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闓復
高祖舊典所以忻惟新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
違法仰惟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
万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

閒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万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天子信於上億兆樂於下故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此之謂也自茲以降漸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輻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

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illegible]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還復綿麻以充國用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群官共竊之愚臣以為於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物必度忖秤量絹布匹有尺丈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絲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以教民以貪者也今百

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極得長闊厚重者便云其州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美譽以亂視聽不聞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司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典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計其斤兩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綿麻亦應其一歲之用

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照布於無窮則孰不幸甚伏願亮臣悾悾之至下慰蒼生之心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自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肅宗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臣聞明德卹祀成湯光六百之祚嚴父配天孔子稱周公其人也故能馨香上聞福傳遐世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故宜敦崇祀禮咸秩無文而

告朔朝廟不親於明堂嘗禘郊社多委於有司觀射遊苑躍馬騁中危而非典豈清蹕之意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貫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奕之臣稽首於外玄寂之衆遨遊於內衍禮忤時人靈未穆愚謂從朝夕之因求秖劫之果未若先万國之忻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者也伏願淑慎威儀万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契誠

禋祼孝悌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則一
人有喜兆民賴之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
由禮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岸可登量
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
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仍舊亦可何
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臣學不經遠言
多孟浪忝職其憂不敢默爾尋別勑付外議釋
奠之禮時史官克日蝕豫勑罷朝普惠以逆廢
非禮上䟽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

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勳親之胄所宜收叙書奏肅宗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延對移時令曰寧有先皇之詔一飜改普惠僶俛不言令曰卿似欲致諫故以左右有人不肯苦言朕爲卿屏左右卿其盡陳之對曰聖人之養庶物愛之如傷況今二聖纂承洪緒妻承夫子承父夫父之

不可安然仍行豈先帝傳委之本意仰惟先帝行事或有司之謬或權時所行在後以爲不可者皆追而正之聖上忘先帝之自新不問理之伸屈一皆抑之豈蒼生黎庶所仰望於聖德太后曰小小細務一飜動更成煩擾普惠曰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

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陳者凡如此枉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國繼絕世滅國絕世竟復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可棄親親故也竊見故太尉咸陽王禧冀州刺史京兆王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自貽悔戾沈淪幽壤緬焉弗收豈是興滅繼絕之意乞收葬二王封其子孫愚臣

之願太后曰卿言有理朕深戢之當命公卿博
議此事及任城王澄薨普惠以吏民之義又荷
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禫除雖寒暑風雨無不
必至初澄嘉賞普惠臨薨啓爲尚書右丞靈太
后既深悼澄覽啓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
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轄相與爲約並欲不復
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蠕
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患上疏
曰臣聞乾元以利貞爲大非義則不動皇王以

博施爲功非類則不從故能始万物而化天下者也伏惟陛下叡哲欽明道光虞舜八表宅心九服淸晏蠕蠕相害於朔垂妖師扇亂於江外此乃封豕長虵不識王度天將悔其罪所以奉皇魏故荼毒之辛苦之令知至道之可樂也宜安民以悅其志恭已以懷其心而先自勞擾艱難下民興師郊甸之內遠投荒塞之外救累世之勍敵可謂無名之師諺曰唯亂門之無過愚情未見其可當是邊將窺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爲

凶器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夫白登之役漢祖親
困之樊噲欲以十万衆横行匈奴中季布以爲
不可請斬之千載以爲美況今旱酷異常聖慈
降膳乃以万五千人使楊鈞爲將而欲定蠕蠕
忤時而動其可濟乎阿那瓌投命皇朝撫之可
也豈容困疲我兆民以資天喪之虜昔莊公納
子糺以致乾時之敗魯僖以邾國而有懸胄之
恥今蠕蠕時亂後主繼立雖云散亡姦虞難抑
脫有井陘之慮楊鈞之肉其可食乎高車蠕蠕

連兵積年飢饉相仍須其自斃小亡大傷然後
一舉而并之此卞氏之髙略所以獲兩虎不可
不圖之今土山告難簡書相續蓋亦無能爲也
正與今舉相會天其或者欲以告戒人不欲使
南北兩疆並興大衆脫狂狡構間於其間而復
事連中國何以寧之今宰輔專欲好小名不圖
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邪瓌之不還
負何信義此機之際北師冝停臣言不及義文
書所經過不敢不陳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二

虜自滅之形可以爲殷鑒伏願輯和万國以靜四疆混一之期坐而自至矣且愚昧多違必無可採匹夫之智願以呈獻表奏詔荅曰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惻況那瓌嬰禍流離遠來依庇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亡興喪有國大義皇魏堂堂寧廢斯德後主亂亡似當非謬此送彼迎想無拒戰國義宜表朝筭已決卿深誠厚慮朕用嘉戢但此段機略不獲相從脫後不逮勿憚匡言時蕭衍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揚州

刺史長孫稚遣別駕封壽入城固守衍將裴邃
湛僧率衆攻逼詔普惠爲持節東道行臺攝軍
司赴援之軍始渡淮而封壽已棄城單馬而退
軍罷還朝蕭衍弟子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
廷頗事當迎普惠上疏請赴揚州移還畫民不
從俄而正德果逃還涼州刺史石士基行臺元
洪超並贓貨被繩以普惠爲右將軍涼州刺史
即爲西行臺以病辭免除光祿大夫右丞如故
先是仇池武興群氐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

詔普惠以本官為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
雍豳東秦七州兵武三万人任其分召發送南秦
東益二州兵租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
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
隨普惠至南秦停岐涇華雍豳東秦六州兵武
召秦州兵武四千人分配四統令送租兵連營
接柵相繼而進運租車驢隨機輸轉別遣中散
大夫封答慰喻南秦員外常侍楊公熙宣勞東
益氐民於時南秦氐豪吳富聚合凶類所在邀

劫公熙既至東益州刺史魏子建密與普惠書
言公熙舊是蕃國之僚而諸氐與相見者必有
陰私言宜加圖防普惠乃符攝公熙令赴南秦
公熙果已密遣其從兄山虎與吳富同逆又妄
自說鄉里紛動群氐託云與崔南秦有隙拒而
不赴祖達平落吳富等果憎車營實公熙所潛
遣也後吳富雖爲左右所殺而徒黨猶盛秦
所綰武都武階祖頗得達東益群氐先款順故
廣業仇鳩河池三城粟便得入其應入東益十

万石租皆稽留費盡升斗不至鎮戍兵武遂致飢虛咸恨普惠經略不廣事訖普惠拜表按劾公熙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詔訪寃屈普惠上疏曰詩稱文王孫子本枝百世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皆所以明德睦親維城作翰漢祖封爵之誓言曰使黄河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又申之以丹書重之以白馬之盟其以彊大分王罪犯畿邑者蓋有之矣未聞父基子構世載忠賢一死一削用為恒典者也故

尚書令臣肇未能遠稽古義近究成旨以初封之詔有親王二千戶始蕃一千戶二蕃五百戶三蕃三百戶謂是親疎世減之法又以開國五等有所減之言以為世減之趣遂立格奏奪稱是高祖本意仍被旨可差謬之來亦已甚矣遂使勳親懷屈幽顯同冤紛訟彌年莫之能息臣輒遠研旨格深窮其事世變減奪今古無據又尋詔書稱昔未可采今始列壁疑豈得混一內分天近也故樂良樂安同蕃異封廣陽安豐屬別

戶等安定之嫡邑齊親王河間戚近更從蕃食是乃太和降首初封之倫級勳親兼樹非世減之大驗者也博陵襲爵亦在太和之年時不世減以父嘗全食足戶充本同之始封減從今式如此則減者減其所足之外足者足其所減之內減足之旨乃為所貢所食耳欲使諸王開國弗專其民賦役之差貴賤有等蓋準擬周禮公侯伯子男貢稅之法王食其半公食三分之一侯伯四分之一子男五分之一是以新興得足

充本清渊吏多減戶故始封承襲俱稱所減謂減之以貢食謂食之於國斯實高祖霈然之詔減實之理聖明自釋求之史帛猶有未盡時尚書臣琇疑減足之參差旨又判之以開訓所減之旨可以不疑於世減矣而臣肇弗稽往事曰五等有所減之格用爲世減之法以王封有親疎之等謂是代削之條妄解成旨雷同世奪以此毒天下民其從乎故太傅任城文宣王臣澄樞弼累朝識洞今古爲尚書之日殷勤執請孜

孜於重議被旨不許於此遂停又律罪例減及先帝之緦麻令給親恤止當世之有服律令相違威繹異品使七廟曾玄不治未恤嫡封爵禄無窮枝庶則屬內戚絕儀刑作孚億兆何觀夫一人吁嗟尚曰虧治今諸王五等各稱其寃七廟之孫並訟其切陳訴之案忽盈於省曹朝言巷議咸云其苦恐非先王所以建万國親諸侯睦九族之義也臣猥忝今任於茲五年推尋旨格謂無世減之理請近遵高祖減食之譲遠循

百代象賢之誥退由九伐進從九儀則刑罰有倫封不虛黜斯乃文王所以克慎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今旨訪寃滯愚以此爲大者求尋光錫之詔并諸條格所奪所請事事窮審諸王開國非犯罪削奪者並求還復其昔嘗全食足户充本減從令式者從前則力多於親懿全奪則減足之格不行愚謂祿力並應依所　之食而食之若是則力少蕃王粟帛仍本户邑雖盈之減兩秦既有全食足户之異故

不得同於新封之力耳親恤所裒請依律斷伏
惟親親尊賢位必功立尊賢以司民可不慎乎
親親以牧族其可棄乎如脫蒙允求以旨判為
始其前來吏秩悉年久不追臣又聞明德慎罰
文王所以造周咸有一德殷湯所以革夏故能
上令下從風動草偃畏之如雷電敬之如明神
是以天子家天下綏万國若天之無不覆地之
無不載遷都之構庶方子來汎澤所沾降及陪
皂寧有岳牧二千石縣令丞尉治中別駕及諸

軍幢受命於朝廷而可不預乎此之班駁雲雨之不平謂是當時有司出納之未允何以明之仰尋世宗詔書百官普進一級中有朝臣刺史登時褒授則內外貴賤莫不同澤又覆奏稱爰及陪皂明無不逮自後人寧其心紛綸盈庭嫌少誤惑視聽限以汎前更為年斷六年三年之考以意折之汎前汎後之歲隔而絕之遂使如綸之旨頓於一朝汎前六年上第者全不得汎三年上第者蒙半階而已汎前汎後合考者隔

絶而不得無考者無折而全汎前汎後有考無考並蒙全汎與否乖違勤舊彌屈差若毫釐謬以千里其此之謂乎易曰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下可不愼歟言之不從無以抑之遂奏奪牧守外禄全不與汎散官改爲四年之考汎前者八年一階政令不一寃訟惟甚與而復奪其本在茲致使邀駕擊鼓者無理以加其罪誹謗公聽者無辭以抑其言噂沓所由生慢勃所由起夫琴瑟不調澆而更張善人國之本也其可棄

乎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堯典曰克明俊德呂刑曰何擇非人周官曰官弗必備惟其人咎繇曰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悴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如此則官必擇人汎則宜溥請遠遵正始元旨近準聖明二汎內外百官悉同一階不以汎前折考不以散任增年則同雲共澍四海均洽如謂未可宜以權理折之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春秋傳曰一曰

擇人如此則乃可無汎不可無考守宰之汎既
以追奪則百官之汎不應獨霑溥澤既收復誰
敢怨夫三載之考興於太和再周之陟通於景
明閑劇祿力自有加減陪臣以事省降而考則
三年朝官既祿等平曹更四周乃陟考祿參差
各稱其枉且一日從軍征戍若於煩任終年專
使決斷重於陪臣恒上若通為三載之考無汎
陽折則各盈其分亦足以近塞群口遠綏四方
日昳求賢猶有所失況不遵擇人之訓唯以停

久而進乎自今已後考黜顧以三宅革心選進
願以三儁居德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非
其人惟爾弗任斯周道所以佑辟康民敢不敬
守臣忝官樞副毗察冤訟寤寐惟省謂宜追正
愚固所陳方無可採出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
淮南九戍十三郡猶因蕭衍前弊別郡異縣之
民錯雜居止普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
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綰攝有方姦盜不起民
以爲便蕭衍遣將胡廣來寇安陽軍主陳明祖

等憯白沙鹿城二戍衍又遣定州刺史田超秀由僧達等竊陷石頭戍徑據安陂城郢州新塘之賊近在州西數十里普惠前後命將拒戰竝破之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遊學早終其子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為豫州啟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孝昌元年三月在州卒時年五十八贈平北將軍幽州刺史謚曰宣恭

長子榮儁武定末齊王相府屬
榮儁弟龍子揚州驃騎府長史
史臣曰孫紹關右之士又能指論世務亦其志
也張普惠明達典故彊直從官偘然不撓其有
王臣之風矣

列傳第六十六　魏書七十八